

中秋故乡行

董得红

故乡，是一个人离开后怀念的地方。

自中秋节作为法定假日放假以来，每年的中秋节我都要携妻子回故乡。在故乡生活了许多年，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让我迷恋的地方。在少年时代那贫苦的岁月里，我曾把逃离故乡作为勤奋努力学习的动力。可是，从离开故乡的那天起，却又对它生出许多无端的牵挂与眷恋。回想故乡，它既清晰，又朦胧。可以清晰成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难忘的事，一幅具体的土庄廓和土庄廓中的一棵楸子树，一个悬崖上的鸟窝，一眼河滩

里的清泉和清泉旁蜜蜂萦绕的开着粉红色棒花的一片沙柳。又可以朦胧成一种心境，一种笼统的回忆；那里的天，那里的地，以及自己走过的脚印，盘根错节地组成了心中眷恋的故乡，凝聚成一缕缕乡愁……

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的心情越来越迫切，隔一月半载的就想回去看看。回故乡的班车上，浓浓的乡音总感到故乡和自己之间有一根柔韧的弦，把彼此拽得紧紧的。

回到故乡，在感到亲切、温暖之余，却有另一番别样的情绪涌上心头：村巷里硬化路上奔跑的儿童，他们的父辈的父辈曾是我儿时的亲密伙伴。村巷里被秋风吹到墙角的长长的纸钱告诉我，在我童年时代曾给过我水果糖的那位慈祥的老人已经永远见不到了。过去熟悉的一副副土庄廓和土庄廓里的老木屋，已被高大的水泥建筑代替，再也找不到童年时代屋檐下踩着伙伴的肩膀掏过麻雀的那间土木屋，还有那组成土庄廓的黄土夯筑的墙。即使留有几副土庄廓，已不见炊烟升起。这几年，村里许多人家都搬到城里去了，家里有孩子念书的，父母就跟随到城里边打工边照顾孩子，还有的人挣了钱在城里买了房，不再回村庄了。这些都会让我怅然若失，朝思暮想的故乡似乎已在不知不觉中抛弃了我。走进故乡，反而觉得离故乡越来越远了。

但是，一回到城市，故乡在心中又罩上一层美丽的光晕，它又变得亲切而又朦胧，眷恋而又伤感。故乡，也许对于每一个在外奔波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欢乐与忧伤、怀想与惆怅同在的地方。

走进家门，已满头稀疏银发的长兄和老态龙钟、身子有些佝偻的嫂子满脸堆笑迎我们走进楼上的客房。嫂子在蒸笼里从蒸笼一样大小的月饼上切下一块来，放在碟子里双手捧着放到眼前的茶几上，那由10多层不同佐料和颜色组成的月饼发出淡淡的甜香，同时又夹着一股淡淡的烟熏味。细看月饼皮，

有一丝烟熏的浅黄。没容我多问，嫂子抿着嘴偷笑着说，昨天闯了个大祸：蒸月饼时把锅里的水烧干，把蒸笼烧着，月饼给熏黄了，这都怪你哥哥！一旁的哥哥急忙争辩：你把月饼放进蒸笼跑到巷道里溜瓜嘴，我替你烧火，等啊不来，等啊不来！不烧又害怕月饼夹生哩，蒸笼烧着了还怪我！原来蒸月饼时嫂子搭好蒸笼叫哥哥烧火，自己到村巷里打听中秋节村里开传统庙会的事。一辈子没进过厨房做过饭的哥哥，只倾向灶火里加碳，结果烧干了水，烧红了锅。吃着带有烟熏味的甜月饼，我眼里流出了动情的泪！几十年来岁月荏苒，不变的是这浓浓的乡俗和亲情。

村庄已离我远去，故乡的田野依旧。在哥哥、小外甥和哥哥的小孙女的陪同下，我和妻子走向田野。远远的望见村口的老杨树叶子开始发黄，与周围依然翠绿的杨树相比，老杨树又苍老了许多，那熟悉的枝干又稀疏了。走近老杨树，树根里横放着一枝比碗口粗的枝干，树芯全朽烂了，小枝上还挂着许多干枯的树叶。哥哥说这是在夏日里一场暴风雨中折断的。小孙女指着老杨树说，今年夏天最热的时候，老杨树上开了一朵大“莲花”。举头仰望，在主干上长着一个小簸箕一样的树菇。这是树干干枯后菌类侵入造成的，见证了儿几代故乡人，已年逾百岁的老杨树已百病缠身，正在走向衰亡，心中不由得一阵惆怅。老杨树稀疏的树冠形成的树荫里，两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一边逗孩子笑，一边纳闷陌生的不速之客为何为老杨树哀叹。年轻的母亲们不知，老杨树是村庄里最年轻的生命了。

收割之后，土地显出秋天以来从未有过的悠闲和安宁。望着收获过的田野，从心的最深处升腾起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像久离母亲的婴儿再次闻到乳汁的甘甜。在田野里，可以呼吸到大地所散发出的特有的淡淡的泥土芳香。田野里所有收割的庄稼，都已踏着农人们辛勤的肩膀，沿着田间小道走进村庄，走进农人的粮仓。

细观收获过的田野，比少年时的田野少了许多景色。田野里不见了随意吃草的牛、马和驴等牲口，也不见了跟在牲口后面，背着背篋，手持粪杈拾粪的拾粪娃。以蓄力为主的传统农耕文明，正在离我们渐行渐远。偶尔看到一头黑白花的奶牛在收获过的地里没精打彩地啃食着新发的嫩草芽。这画面已失去当年几十头牛、马和驴干完繁重的农活卸套后在田野里食草的自然。

田野里，有不加修饰的朴实的农人立于田间，用铁锹一锹一锹地翻着布满麦茬的土地，在农人一蹶一翻的劳作中，褐黄色的麦茬地在一点一点地变成黑色的、松散的土块。稍不注意那农人就已扶了铁锹立于地头，唇间多了一根纸烟，正眯着眼意犹未尽地遥望翻过的田地。这情景不禁使人回忆起我的父辈们当年在田间劳作时，用旱烟瓶或报纸卷抽旱烟的情景，在艾草编制的火绳一明一暗的闪动中，一股蓝烟从农人的口中升腾。铁锹，这个简陋而原始的农具，依然在故乡的土地上传递着传统的农耕文明。

天蔚蓝蔚蓝的，地褐黄褐黄的。走进田野，就走进了豁然，走进了舒畅，走

进了亲切，走进了少年岁月。在一块收获过油菜，撒落的油菜籽变成绿叶又从土壤里钻出来把田地染得翠绿翠绿的地埂坎边，我找见了当年自己和小伙伴们煨洋芋吃时挖的土锅灶的痕迹。40年岁月沧桑，抚摸着土锅灶，仿佛还能感到土坑的余热，嗅嗅鼻子，仿佛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洋芋的焦巴味。油菜地地头的土崖上，尚保留着当年煨洋芋时全锅灶挖土块留下的印痕。陡峭的土崖上已布满一丝淡绿的苔藓，掩盖了我的手迹。离油菜地不远的一块土坑里，不知是谁家的年轻媳妇在春日里把未来得及吃，已发芽的洋芋倒进去，长出一片茂盛的洋芋，叶子翠绿翠绿的，正在开着洁白的小花，仿佛故乡的夏日依然藏在那个土坑里。我问哥哥，顽童们为何不把洋芋挖出来煨着吃，哥哥说如今的孩子们都不知道何为土锅灶煨洋芋了。是啊，在田野里偷洋芋用土锅灶煨着吃，是我们小时候那个饥荒年代的产物，今天家家都过着富裕的小康生活，洋芋已成为人们富裕生活的调味品，走出家门在田野里偷找吃食，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的岁月早已成为历史了。饿肚子的情景早忘记了，煨洋芋的情景却成为永远的回忆。

在河滩通向川道的土坡上，有一条陡峭的小道，这是我少年时代走的最多的乡间小径。路旁随意的长着镰刀花、苦蒿、冰草和野菊花。野菊花作为秋天开花的植物，依然绽放着蓝色的花朵。小路连着河滩的一端是一片天然生长的珍珠梅，长势旺盛，枝干高高的掩过我的头。在我少年时代割草、挖野菜和伙伴们捉迷藏时，经常看到这片灌木，但从未见过其开花，在那个吃、烧、煨都极度困难的岁月里，田野里的灌木长出地面不久就被人们砍挖去当烧柴了。这是村庄里唯一一片没人能叫得上名字的植物，它的繁殖能力很强，砍挖后没几日，又长出尺把高来。在我离开村庄从事林业工作的日子里，时常想起这片灌木林，它的植物学名叫珍珠梅，在青海只有在互助北山和乐都上北山等天然林区才有分布，湟水谷地里无天然分布。我问年岁已65的长兄可否记得这灌木来自何处，长兄摇摇头说，在他的少年时代，这些灌木就长在这里。故乡土地上的珍珠梅一定是哪位先民在百年前从遥远的山林里移植到这里的。站在这片珍珠梅前，我为这位先民的精神深深感动！珍珠梅以其花色碎小白似珍珠而得名，每枝花由上万朵粹小的梅花组成圆锥状花序。每年七八月份花盛开，远远望去，如云霞般美丽，清香袭人。近年来珍珠梅成为高原城市园林和乡村绿化的主要树种，我的乡民的绿化美化意识要比当代人超百年。

还没有到整天无事可做，在回忆中数日子的年龄，可不知为什么，我夜夜的枕边总有揉皱的泪痕，梦里经常出现的一幕幕场景，依稀是故乡一望无际的田野，田野里辛勤劳作的熟悉的故乡人。有时，梦中醒来又睡去，人梦的还是刚才梦中的情景，心灵总是放飞在梦中的故乡。不管时光如何变迁，故乡永远以一个慈母的形象，伫立在我的心中，记忆中 and 灵魂里。

清明是挂在故乡的情

张宏宇

个山岭点缀的如诗如画。晨光熹微，远眺故乡，雾绕群山。每年绿柳依依，春风吹起素白纸条的时候，身在异乡的我，思念之情越发的浓烈，而我会一天天老去，但清明却依然年轻，不断涌动乡情，让我朝思暮想。清明的幽香，是故乡的味道。故乡的形状，在游子心中，就是挂在清明的乡情。

故乡的清明，总有沾衣欲湿的杏花雨和吹面不寒的杨柳风。绿树抽枝发芽，各色的花朵

竞放，草儿是嫩绿嫩绿的，一切都美得令人心悸。春雨无声，默默地打湿你的哀思。每到清明节，大人总会领上孩子，到已故亲人的坟上磕头、烧纸钱，然后挂上亲手剪裁的清明条。五颜六色的清明条随风飘舞，像是在传递着阴阳相隔的亲人间最醇厚的思念。

长大后，开始了异地的求学之旅，清明的时候，很少能够回趟家。于是每到清明时节，心中对家乡的

乡下人物（组诗）

席窗烛

老婆婆

那位81岁的老婆婆
在乡下晒太阳
她面前的矮桌上摆着
一盅高粱酒，一碗米饭
还有一小碟青菜
她说，吃不下饭时
就咽一口酒
咽下一口酒
再吃两口饭菜
这样酒可饮二两
吃饭一小碗和半碟青菜
日子不知不觉过去了
在深山老林，她喜欢——
这种过日子的方式

在老屋前后左右游弋
从此，老屋再也没有老鼠了
翠儿经常与这三条蛇相遇
友善对视

我多么期待春天里
能与它们有个美丽的约会

二叔

这个晚上，乡下突然停电
喜欢看书的二叔点亮烛
不知从哪里来的飞蛾
扑向旺旺的烛火
生命顿时成为灰烬
烛火顿时式微
二叔红着眼睛说
莫非这烛火中
有飞蛾的爱恋、尊严和信念
否则它怎么以生命去喂养
那一滴滴硕大的烛泪
从来未曾远行的二叔叹道
生存剥夺性情
多少尘世人

姑妈

在乡下，我指望
年过七旬的姑妈
她因病不能站立
疼痛占据了生活的大部
多年未见，她坚强笑着
笑出了朗朗的声音
临别时，我们泪眼相望
下一次，我从西宁回来
我们能否再相见
但愿她能见到我
我能见到她，就在人世间
再次彼此两手紧紧相握

王婶

从西宁回到阆中老家时
村里邻居们送来了鸭蛋
握及尚有温的鸭蛋
我想起王婶
我9岁那年，她养有一群鸭
一次路过水田
她塞给我一枚鸭蛋
鸭蛋有她粗糙手上的温度
我小心地带回家
平生第一次吃到了鸭蛋
田野和青草的味道
永远在心间飘浮

瘦小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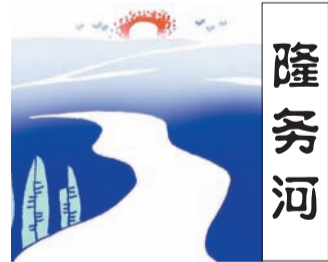
在乡下沿河而上
仰首看到瘦小男子
肩扛长长一截笨重树木
手中拖行一根长竹
在悬崖蛇径前行稳重如山

我们倒吸一口冷气
人生的悬崖蛇径
背负重荷却又如履平地者有几

一如这瘦小男子

翠儿

腊月二十八，在乡下
翠儿讲了一个故事
她在老屋背后
隐藏的一个蛇窝里
发现了三个蛇蛋
她拿起端详，又轻轻放下
数日后，三条火红的蛇



隆务河

故乡最美的时节是清明，清明时节，淋漓春雨，滋润着家乡的山，家乡的树，家乡的人，让春天更加透明晶莹，一片生机勃勃。清明是挂在故乡的乡情，在家乡的故土上，聆听山风的歌唱，呼吸泥土清香的气息，乡情便会疯长起来，那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浓情，牵挂一生。

清明是怀念祭祖的节日，杜鹃花开，芬芳无限，我们悼念亲人，到坟上给祖先扫墓添土，在坟上挂串白纸以寄托哀思，为活着的人更好的生活。清明时节，草木疯长，思乡之情也在疯长。

故乡的清明是美丽的，青翠欲滴的松树和五颜六色的山花，把整

清明，蕴藏着浓浓烈烈的乡土味，散发着亲亲和和的乡音，流露着真真切切的乡情，这种纯正的乡情，处处温暖着家乡人的心灵，它是人世间最珍贵、最高尚、最纯真的情怀。很小的时候，每年清明，父亲总是叮咛我：“清明这一天，要给爷爷、奶奶和祖辈们上坟，这叫饮水思源，这是孝道。”清明对我来说，不仅是祭扫上坟，更多的是想家，是乡思，是乡情。祖辈在上，家是一生的魂魄，清明就是挂在故乡的乡情，年年召唤我回家，回家看看父母，给逝去的祖辈烧香磕头。
清明是挂在故乡的乡情，清明时节，雨纷纷，乡情也纷纷。春风伴梦回家乡，又见村头炊烟起。

思念便如春潮滚滚而至。绿色的故土，袅袅的炊烟，父母慈爱的脸庞在梦中久久萦绕。站在窗前遥望故乡的方向，总会热泪盈眶，清明就是思念乡情滴落的一滴眼泪。
清明时节，故乡散发着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远方的儿女们，当雨水滴落在我的脸颊上，我便会被乡情灌醉。感怀故乡山水的养育之恩，无论身处何方，官拜何位，心里都要有故乡，每个有乡情的人都不可能幸免，因为这种魅力的吸引，就在于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乡情。逝者已矣，乡情在心房肆无忌惮的蔓延，乡情就如一方小小的墓地，我们在外头，亲人在里头。